



纪检题材长篇小说

危机来临

徐恩松◎著

◎全景扫描纪委基层工作
◎大力颂扬纪委干部作风

中国方正出版社

纪检题材长篇小说

WEI JI LAI LIN

危机来临

徐恩松 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机来临/徐恩松著.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74 - 0146 - 9

I. ①危…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0366 号

危机来临

徐恩松 著

责任编辑: 陈金华

责任印制: 李 华

出版发行: 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 100053)

编辑部: (010) 59594614 发行部: (010) 66560513

出版部: (010) 59594625 门市部: (010) 66562755

邮购部: (010) 66560933

网 址: www.FZ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 - 7 - 5174 - 0146 - 9

定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一 纪委报到	(1)
二 进村入户	(24)
三 蛮荒之地	(42)
四 日哄梦醒	(63)
五 村民闹事	(78)
六 “恶霸”呛水	(96)
七 村民之死	(109)
八 危机来临	(123)
九 亲情如歌	(139)
十 书记约你	(155)
十一 遭遇劫持	(177)
十二 身陷囹圄	(195)
十三 骨肉兄弟	(212)
十四 群丑落网	(230)
十五 村民选举	(246)
十六 曙光灿烂	(263)
十七 欢乐端午	(283)

一 纪委报到

许戈来到县纪委报到这天，县纪委正在开会。

钢铁县纪委在县委办公楼附楼。县委办公楼是七十年代的作品，矮、窄、小是其特点，当年曾独领风骚、鹤立鸡群地风光了一把，且经济、实用、结实。可是今天看来，它与新世纪高楼大厦接不上轨不说，与旁边不远的县政府办公大楼比起来，也显得老气、寒碜、土俗得盖帽儿。而县纪委办公的附楼就更不值一提了，如陕北老人身下的一只灰不溜秋的小羊羔，再不就是个相貌堂堂的人脸上的一块疤，它成了这幢大楼的“创可贴”。虽然如此，县纪委并没有嫌弃它，八十年代末就在此安营扎寨，营盘一扎就是二十年。就这么个不起眼的寒窑陋室，以其独特的魅力，坚强有力地支撑着共和国一方县域党纪法规的庄严神圣和不容亵渎的纯洁。因此，这里是全县党员干部和普通百姓心仪已久的神圣殿堂。

许戈此时心里有一种庄重感和亲切感，在纪委办公室落座的时候，他心头忽然涌起到家的温馨。

纪委会会议室在开会，有人讲话，听声音是姜副书记。这声音许戈很熟悉，有一种穿透情感雨露的晶莹亮丽。

姜副书记说，鸟的翅膀被金链系住了，就难以飞翔；人的心态被贪欲占满了，就无法公正。

掌声。

姜副书记说，做人之道，道德为本；处事之道，公正为先；从政之道，事业为重。

掌声一片。

姜副书记说，能耐清贫莫为官，难拒贿赂莫当权；一身正气抵腐败，心底无私天地宽。

掌声经久不息。

这些话令许戈神清气爽、情绪飞扬。

不知什么时候散会了，许戈仍沉浸在姜副书记那铭刻于心的警言哲语中。

这时，有人拍他的肩膀。是伍常委。他的身后站着好几个人。

许戈激灵地站起来，忽然觉得有几句非说不可的话要跟伍常委说，可是伍常委对他挥了一下夹烟的手，便带他走进了会议室。

这里的“他们”一共是五人：伍师，他是纪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许戈、江鸥、万芬、刘玄。这四人均是从大学毕业刚来到这穷乡僻壤的小县——钢铁县。县纪委要在考核试用的四名大学生中，最后录用两名大学生。他们四人为争取试用，个个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从十多名大学毕业生中过五关斩六将而出类拔萃。试用的第一天，纪委领导与他们见面，实际上是聆听领导们的教导，然后分配各自的工作。所以，当许戈赶到县纪委报到时，江鸥、万芬、刘玄已捷足先登了，伍常委已分别听过了他们的若干想法。他们四人是在一个城里读的大学，只是院校和专业各不相同，今天能够聚在一起，全是缘分。万芬是女孩，父母在省城农学院工作。她学的是财会专业，纪委正需要懂会计业务的专门人才，在试用期间，让她先做一个月的文秘工作。她从今天起就开始上班，伍常委让她送文件到市纪委，顺便把电脑软件取回。她和海元司机已出车走了。江鸥是本县人，读完大学再进县纪委工作，可谓衣锦还乡且踌躇满志。刘玄和许戈均是外地人。许戈南刘玄北，可刘玄像县委大楼前的一棵矮树，正值春夏季节却没多少精神。据说他的文章写得好，有可能担当纪委书记姚远芳的秘书或者去宣教室。

许戈呢？正想与伍常委谈谈“志向”，他学的是法律专业，纪委也需要他这样的专业人才，只是现在还派不上用场，主要是一些有关设备没有到位。考核期间他做信访室黄主任的副手，深得黄主任的信任。不过有幸被试用，到信访室、执法室或案件检查室都行，只要能办案就好。虽然许戈对纪委工作一无所知，但他对这里充满希望，他对未来的工作也充满信心。他的愿望是，利用这一个月，见见世面，深入了解社会，锻炼自己。

许戈来报到时，他妈妈说，孩子，社会是大舞台，你要当好自己的角色，公公正正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听领导的话，多吃苦，好好锻炼。他说，谢谢妈！那样子就像临行前喝了妈的送行酒，壮了胆一样有精神。可是这些他没来得及跟伍常委说，便一同进了纪委小会议室，等待纪委领导的教导与分工。

三人刚落座，姜副书记就来了。

姜副书记是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他头发花白，清瘦的脸上满是灰白的慈祥，他穿一件暗格子衬衫，系一条猩红的领带，还没有发福的身子看上去一如他的脸一样的清瘦。他已五十六岁，是个干瘦的老头儿，细头细脑细腰身，头发如牙刷，根根粗、短、白，脸色黎黑，眼光如钩，看你一眼就能把你内心的东西掏出来。

许戈第一次见他时，就感到他的眼光阴冷有力，能洞穿人的五脏六腑。他们三人都有一种感觉：他拿烟的手不高不低地悬在空中，给人的感觉是周边有一种紧张的空气存在，当然他面前的人们也就自然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他在审视着这三个年轻人。这三个年轻人已经紧张得不能再紧张了。

伍常委简单地介绍了他们三人的情况，姜副书记一边听，一边看着他们，目光如剑，在他们的身上一削再削。

三个小青年怯怯地但都亲切地望着他。

姜副书记说，还有一位女同志呢，怎么没来？

伍常委说，那位女同志就是万芬同志，刚才她去了市纪委，有几份文件需要赶快送上去。

姜副书记点了点头，眼光在他们脸上不移开，一会儿又移上去，仿佛寻找什么。姜副书记对他们三人并不陌生，几次考核座谈，都是他一手敲定的。

姜副书记足足坐了两分钟，一言不发，他以犀利的眼光又扫视了一遍三个年轻人，似乎扫去他们“征程”途中蒙落的尘埃。

三个小青年被他的眼光压住抬不起头，赶紧望着别处。

不过，许戈还是从别处将眼光收回，与他对视。对视不到半分钟，姜副书记把眼光移开了，不紧不慢地说，我首先代表县纪委欢迎你们来工作，不过，我可没有半句好话送给你们，我只是想问你们，你们想当一名

什么样的纪检干部？不要急于回答，好好想想。

三个年轻人没有回答，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好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也无从考虑，他们对纪检工作一无所知，所以无从谈起。刘玄、江鸥两人表情丰富，看来很激动，很想回答，但一时又不知怎样回答，显得有些窘迫。

姜副书记说，我送你们“纪检干部十字歌”，也许能给你们很好的启发。

刘玄、江鸥赶紧拿笔和本作记录，目不转睛地望着姜副书记。许戈聚精会神地听着。

姜副书记说：这十字歌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关把口，四季不全，五官灵敏，六亲不认，吃（七）喝不沾，八方联系，久（九）经考验，实（十）事求是。

三个年轻人对十字歌很感兴趣，便问每句话的意思。

姜副书记温和地笑了，他笑时亦严肃得要命。

伍常委便解释道：前一二句是说纪委干部的做人准则。三关把口是指纪检干部在办案中，立案、材料、处理要把好关；四季不全指纪检干部辛苦得很，纪委的工作又多又杂，一年四季不能休息，没有节假日，风里来雨里去，要付出很多。吃喝不沾当然不对，应当是吃喝不占。纪检干部也是人，吃喝不沾怎么行？那不成了机器人？三个小青年都笑了。

姜副书记插话说，吃喝不占才是共产党的纪检干部。他吸了口烟，烟雾在他深不可测的脸上缭绕。

伍常委说，最后三句既讲明了纪检干部的工作原则，又强调了纪检干部要经得住考验的重要性。

三个小青年听完后热烈鼓掌。

姜副书记说，好了，相信你们在实际工作中理解得深刻、透彻。然后他又讲如何做一名优秀的纪检干部的问题。他援引李大钊曾说过的话：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欲跃进，惟知雄飞。

他的话音刚落，三个年轻人情不自禁鼓起掌来。

姜副书记笑了，说，你们都是青年，朝气蓬勃，应该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姜副书记顿了顿，问，这话是谁讲的？

刘玄、江鸥两人张着木鱼口讷讷无言。许戈说，还是李大钊说的！

姜副书记拍了一下桌子，说，很对！我赠几句话给你们：士有百行，以德为重；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

三个小青年将这四句话写在笔记本上。

姜副书记不再说了，却亲切地望着他们，那亲切的样子也让人难受。

江鸥说，姜书记，说呀！我非常想听！

姜副书记笑了，看了一下表，说，好，再送几句给你们。胡适先生曾有四句名言，我今天略作改动赠你们为念：为人民办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替党工作，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希望你们都成为纪检同志，完了。

伍师说，姜副书记的话句句是真理，句句是诤言，大家肯定受益匪浅！现在请你们谈谈对纪委的感受，好不好？

姜副书记跷脚架手地坐着，斜视着几位大学生。

大学生们笑了，觉得这纪委的感受不好说。

伍师说，小刘先说？

刘玄说，要说感受嘛，有是有一点，那天我来找县纪委时，走到县委大楼那边，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县纪委在哪，后来一个同志指着这个楼说，就这里，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子，怎么我们的县纪委是这么个破楼？

姜副书记来了兴致，说，好，新鲜！继续说！

刘玄说，我一看，钢铁县纪委在县委办公楼附楼。县委办公楼大概是七十年代的作品，矮、窄、小是其特点。

姜副书记说，很好！想象力不错！要说这楼是不怎么样，但它是我们反腐倡廉的最前线！

说到这里，我要问你们，我们县为什么叫钢铁县？

刘玄、江鸥相互对视却回答不出。姜副书记问许戈知不知道？

许戈说，听说此前叫长江县，1958年全国大跃进，听说县里生产钢铁在全国放了卫星，受到上级领导的嘉奖，后来改长江县为钢铁县。

姜副书记对许戈温和地笑了，说，说得很对。

伍常委说，当然，我们钢铁县纪委的意义不言而喻，与腐败分子斗，与形形色色的黑恶势力斗，我们就要有钢铁般的意志。

几个小青年拍手叫好。

姜副书记说，现在，党的十八大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正是对我们钢铁县纪委新的考验。你们年轻人，是纪委的新生力量，可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小青年们拍手鼓掌。伍常委给他们分配工作。

刘玄分工最好，如愿当了姚书记的秘书，只是姚书记在北戴河学习，暂时给姜副书记做些文字工作，准备到三个乡镇调研；江鸥到纠风办，算是心满意足；许戈则去了信访室，当黄副书记的助手，也是如愿以偿。

出了会议室，许戈往信访室来。信访室在楼下，许戈推门欲进信访室时，被黄副书记莫名其妙地训斥了一顿。黄副书记声音火爆，你这个混账东西，你还晓得来见我？我打了五次电话，可是你竟敢躲着我，你躲嘛！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跟你讲，你的问题大了，大了！

许戈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黄副书记是个炮筒子，对那些有问题的党员干部，从来是冷面无情。今天想必是黄副书记逮住了某个有问题的干部，一阵炮轰，弄得满屋子硝烟弥漫，让许戈撞了个正着。

你还站在门外看什么看？你这个混账东西！还不快进来！

黄副书记仍怒气盈腔。黄副书记背着门，一边训斥一边咳嗽，一屋子纸烟味。

许戈嗫嚅道，黄副书记，我……

黄副书记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声吼道，我个屁！端人民的饭碗，混人民的账！

我是许戈！

黄副书记转过身来，惊讶地说，对不起，坐！起身从热水器接水给许戈。

许戈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慢慢地喝着黄副书记给的开水。黄副书记也坐下，静静地看着他。黄副书记脸色蜡黄，因逆光而暗灰，可是情绪还激昂着。许久，他问，录用啦？

许戈说暂时试用。

他问，工作分了没有？

许戈笑说，给您当助手！

黄副书记却突然站起来，跟他握手，粗门大嗓地说，好，好！你当我的助手我欢迎，要是那两个，我还不接受呢！这样吧，你既然来了，马上投入工作。

黄副书记说的那两个即刘玄、江鸥，他的确瞧不起他们。那两个小青年很另类，要想成为合格的纪检干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戈朴实、勤奋，是块可塑性很强的材料。

许戈很兴奋，也很激动，许戈说，您说吧！什么任务！

黄副书记又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遇到了一个狡猾而阴险的对手，尽管我现在抓到了他的某些违纪违规的把柄，可是……黄副书记没往下说，又点了一支烟，吸着。

烟雾萦绕在他的脸上，看上去他的脸色更复杂更深不可测。

许戈说，我该做什么？

黄副书记说，年轻人，别激动，在猎人与狐狸周旋的时候，猎人最好的办法是调动狐狸。这样，猎人站在有利的地形上，然后狠狠消灭之！

许戈没有说什么，黄副书记喜欢拿这话作口头禅，考查期间许戈曾跟他到乡下办过案，他时常拿这话吓唬人。事实上他这人办案的瘾大，而办案的水平低。当然不能排除这次他捕捉到一个很好的案件的影子，作为纪委副书记和信访室主任，大多数举报信都是虚假的事件检举，到基层调查，往往有很多的水分。近三年黄副书记办的案都是些零碎而挠人的案件，他几乎成了居民委员会主任，担当那些类似柴米油盐酱醋的调解人。当今社会矛盾不再是过去那种龇牙咧嘴的狰狞对峙，却于温和的风平浪止的平静中潜滋暗长着一种对抗和较量，这种对抗与较量大都是在经济舞台上演戏，不过登台表演的角色大多是些乌合之众。黄副书记每每接到这种举报信，于是左端右详把玩这些乌合之众的种种“业绩”，如同猫玩老鼠，他们具有多变性，但不外乎是披着人皮的老鼠。然而，就是这么些小老鼠也屈指可数。

黄副书记缓缓地看了看桌上两码发票及账本，然后胸有成竹地说，今天要试探试探我们的对手，马上跟我去赴宴！宴请我们的，是我的同学，我怀疑他有经济问题，而且严重得很，记住，你的角色是小青年，只埋头吃饭，但要留心我们的对手的表演。

许戈点点头，内心免不了有些忐忑。

黄副书记似乎不放心。说，当今战场，不在野外，而在饭桌上，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我们纪检的同志必须得多长个脑袋，用智慧和胆略去战胜那些乌龟王八蛋！

许戈这回郑重地点点头，他对黄副书记的高论不置可否。

黄副书记说，叫海元司机来，到“大地主酒店”。

许戈就联系海元，并拿了笔记本与两支笔和一个饮料瓶当茶杯子用。

“大地主酒店”在城南工贸区，这里是近几年开发崛起的高新工商业区域，这家酒店昂首扬腮于十字街南端，玲珑富丽。

黄副书记一行上了八楼，居高临下，世界才显得阔大和辽远。青山、坡畔、江河、房屋，离他们既亲近又遥远，那些被称之为阴晦的东西大都省略殆尽。

招待他们的是一位鼠鸡眼的交通局局长方田中，他就是黄副书记的同学。

三杯啤酒后，方田中“发表”了一通“著名”的歪论：你们纪检干部哇，说个不好听的话，有些像狗眼看人低。硬处扛枪过，脓处打一枪！

黄副书记此时两腮鼓着气怒目而视：你个狗东西你敢骂我们纪委？

方田中笑了说，我不是骂你们纪委，我是说你们中有些人就像是狗眼看人低的那种。

许戈看见黄副书记两眼在喷火。许戈忍无可忍，压低声音说，不许你侮辱我们纪检同志！

方田中笑起来，说，呵，小同志有刚性！

黄副书记蔑视着他。说，你以后再敢用这样的话跟我们纪委的同志说话，小心你的舌头！今天我可是看在我们是同学的面子上，不然……

方田中说，我的兄弟呀，别说不然，我不是有意骂你们，我问你，你们的上级如果有问题，你们敢去揭发他？我和你们是平级，也是不能瞎整的，不然，捏不死你！还有，你们下级也整不得，要想混在纪检，方方面面得圆通。所以说，上级不敢整，整了不得了，乌纱保不了；平级整不得，整了站不牢；下级不能整，整了得票少。方田中说毕，得意地望着老黄，好像要老黄给他奖赏！

黄副书记听了这话，一口把那杯啤酒喝了，却笑了。

许戈注意到那是一种嘲讽和鄙视的笑。

这时，黄副书记的手机响了。是姜副书记打来的，姜副书记说，全县宣传党的十八大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宣传教育教育工作在即，纪委决定，许戈和万芬两位同志参加这个工作组，马上到县委党校接受培训！

黄副书记听了，说，知道了！但他的脸色浮起了阴云，自言自语地说，情况说变就变！便招呼许戈、海元赶紧下楼，又对方田中局长说，我们这几天有急事，你不要走远了，我们随时叫你，你要随时到。

方田中局长阴一句阳一句地说，黄大书记的话哪里敢不听呀？

黄副书记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听着就好。便喝一口剩酒，与许戈他们一起下楼。

许戈和海元已吃得大半饱，而黄副书记只喝了几杯啤酒，许戈让海元拿了桌上的馒头，留着黄副书记在路上吃，便下楼赶路。

下楼的时候，方田中嘿嘿地自乐着，拉着黄副书记的手，亲热异常，劝老黄撤了他的案子。黄副书记也对他嘿嘿地自乐着，方田中一时摸不着头脑。许戈在黄副书记嘿嘿声里触摸到一种尖硬和锐利。

黄副书记说，你好说我就好说。至于撤案子，市纪委撤，我们还能不撤？

方局长吃了这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呆若木鸡。

黄副书记说，小许，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这项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纪委决定让你参加全县宣传党的十八大和建设新农村宣传教育教育工作小组，明天就下到乡里去，时间大概最少是两个月，你现在就去县委党校，那里正在举办全县各单位抽调参加宣传党的十八大和新农村宣传教育工作组成员学习培训，我马上要到市里参加一个会议，就不送你了！

许戈说，我服从组织安排！别了黄副书记，就往党校来。

钢铁县宣传党的十八大和新农村教育政策宣传培训班在县委党校举行了开班仪式。从县直各单位抽调而来的骨干分子约400人济济一堂齐集小礼堂。他们是新农村教育工作组队员，即将奔赴全县627个村进行教育宣传。由于天气炎热，党校小礼堂只有十余台电风扇，那些电扇又是多年封尘未用，一旦开动，噪音特大，搅得人热汗淋漓，头重脚轻，昏昏沌沌。

县委副书记何仁平是“全县第三批宣传教育工作组”的组长，他长篇大论式的报告一讲就是两小时，现在还看不到结尾的影子，有关这次宣传党的十八大和新农村教育的重大意义，就讲了一个多小时。落实到这次

工作组到各村组的具体任务，又强调了一个多小时：一是时间紧，现在是五月初，到六月中旬工作结束时的端午节，看起来有四十来天，把双周去掉，只有三十来天，所以时间紧。村民对党的十八大有不少了解，去年冬和今年初，县里派了两次工作组下乡，对村民进行宣传和学习，这是第三次派你们下去，主要是检验村民们的学习情况，也就是一次全面的回访。具体任务都写在文件上了。二是任务重，因为这次宣传教育工作是第三批次，是对前两次的宣传教育工作的一次总结，更重要的是，这次任务是硬的，完成对全县各乡镇村民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建立，就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重量级任务，这是硬指标，端午节前都要让各乡镇村组村民拿到两保的证件。医保前几年搞了，现在只有少数农民没有办，这个好搞，就是养老保险工作难度大，中国几千年没有哪个统治者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只有我们共产党才能办得到，这是开天地的大事，现在农民不明白，他们认为这是空话，因为还涉及自己要交一部分资金，而且要交十五年，所以很多解释工作要靠我们来完成。讲着讲着就扯到关于新农村教育古往今来、国内国外的鲜为人知的历史典故，听者都瞪着一双大眼，看着他如数家珍般倒卖典故。作为书生的他讲起这些是轻车熟路。比喻唐朝前期的“租庸调法”，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以及“黄宗羲定律”，这些典故大有喧宾夺主之嫌，便是他炫耀学识的捷径。不过，有一个好处，这些典故大大刺激了听众的感官，历史事件使他们耳目一新，兴趣盎然。

许戈在报到处要了一些关于宣传党的十八大以及新农村教育的有关文件与资料，在最后一排坐下听会。

徐少辉副县长的报告被挤到中午12点钟了，他看看毫无退路，便简言四条，强调这次县委工作队员驻村入户后的四大步骤：一是宣传十八大的重点内容，文件材料上都有。二是要让群众心明眼亮，体会到党的富民政策，做好三个政策宣传。三是确保两保（医保和养老保险）到各户，做到不落一户，全部上卡，做好四个政策兑现。

许戈一是听会，二是看手中的文件，对于党的十八大，他在大学系统地学习过，能提纲挈领地讲出来，只是对这新农村教育，却感到很是新鲜，虽然在报刊电台里听到或看到不少，要自己参加实践还是头一回。

他在下乡名额表中看到，他被分到沙家河乡。

县纪委派专车送许戈到沙家河乡。上午十点多钟，许戈来到沙家河乡里报到，参加乡新农村教育县、乡新农村教育工作组筹备会，碰上乡财政所长曲谱割腕闹事，淌了乡办公室一地血。

这天，省郭副厅长、青铜市庄副市长、县长段鹤、纪委姜副书记，乡党委书记魏少怀，乡长秦天佑来到地王庙视察。地王庙风景区工程总监引导各位“大人物”视察。在山垭上，段鹤看着眼前的美景，无限陶醉地说，你们看，多美的风景，山清水秀！众人沿段鹤的指点——看去，果然美不胜收，赞叹美之至极，信服方圆千百里到此观光游览的人特多！看罢，一行人往地下工程去。

地洞工程纷乱不堪。郭副厅长，庄副市长很不满意！

地王庙山洞小会议室里，郭副厅长说，这项工程已经耗时三年，花去资金近亿元，现在仍是一片废墟！我看了气不打一处来！三年了！你们不把它放在心上，你们这样下去，完了！心血白费！

庄副市长说，现在有三个问题要马上解决！一是资金尚缺三千余万，三年来我们花了近亿元，现在要通力解决这三千万！二是劳工问题，现在的情况看，每天得有一百人左右才能维持工程进度不打折扣！三是材料的采买，工程上的建筑材料，竣工后各包间的生活方面的材料，得统一规划，不然，我们就处于被动！

总监说，一句话，没钱，没钱了就不谈工程！现在还差三千万左右，你们快想办法！

庄副市长说，越往后拖，情况更不妙！全国都在搞新农村教育，宣传十八大，我们就不能在农民手里拿到一分钱！所以，我建议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来个见缝插针？

郭副厅长说，我看这办法还行，只要你们做得客观，不让农民水急鱼跳，没事就行！

段县长说，好，这事我就代劳了，你们放心就是！乡长书记在此，情况我就不多说，你们要做好征收亏空款的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乡书记魏少怀说，关于收亏空款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一说就收的事情，这件事事关我乡稳定问题，现在农民对我们乡政府意见特大，动不动上访闹事，所以，还得县里出面，要么下达文件，要么开会下达任务，我们好操作！

乡长秦天佑说，魏书记说得很对，而且这事只能秘密进行，我想，现在欠我们乡款最多的是各村那些捣蛋的家伙，以水田畈村为例，有胡屠户、郭大眼睛、白说等人，当然还有一些混蛋，搞不好他们大闹县乡，怎么办？

段鹤说，那就先治治这些捣蛋生事的家伙，把他们治服了，谁还敢闹？我明天就到你们乡，演一场戏给你们看！

此事讨论完毕，一行人就去娱乐快活销魂。

第二天上午，钢铁县政府县长段鹤率县宣传十八大和新农村教育工作组负责同志来沙家河乡检查工作准备情况，发现过街横幅没有拉，标语一张没有贴，当即在乡政府摔碎了心爱的钢化玻璃茶杯。

党委书记魏少怀、乡长秦天佑两人当即吓软了腿。

段鹤三年前从青铜市委办公室主任调钢铁县任政府县长，官架子大且不说，他本人的脾气大得出奇，他摔碎了钢化茶杯还不算，一双脚又狠狠去踩那碎片。

财政局孙候局长当即吓出心脏病来。

段鹤拍桌打椅训斥乡党委书记、乡长一班人太不负责任，县委、县政府要给予严厉处分。

乡党委书记魏少怀两眼瞪成猫婆卵蛋，结结巴巴地说，拉横幅，贴标语是县新农村教育办公室布置给乡财政所的工作，怎么处分到乡党委头上？

段鹤更是火上浇油，居然还有人顶撞他？就问，你是什么人？

魏少怀就说，我是沙家河乡党委书记。段鹤冷笑一声，说，怎么？我说处分乡党委处分错啦？我今天单单要处分你们！说毕一巴掌击在桌子上，啪的一声响，又把在场的人吓出尿来。

乡党委书记魏少怀好像吃了赌气丸，脚一蹬，走人了。

段鹤气得七窍生烟，就吼，乡长呢？

乡长秦天佑天生一副蔫里吧唧的样子，头发蓬乱，大热天穿一套西服，不穿凉鞋却穿一双旧解放鞋。

段鹤一看他这副邋遢样，心中就来气。问他，你是乡长？

秦天佑拖泥带水地说，是又不是，不是也是。

段鹤便朝他直翻眼珠子，反问秦天佑，此话怎讲？

秦天佑说，与你一样，你是临时代理县工作组组长，我也是临时代理沙家河乡工作组组长。

段鹤立刻硬了头颈，呵斥道，我问你，你乡长你主任是怎么当的？难道你真的不晓得新农村教育马上开始吗？

秦天佑说，知道，早知道！

段鹤说，知道还犟嘴，为什么不拉横幅、不贴标语？

秦天佑坐下，脱了解放鞋，露出一对花脚猫大脚片，一股臭气熏得众人五脏六腑错了位。

众人趁机溜到一边。

段鹤熏得难受，但仍是官势压人，他吼道，我问你，我问你呐！

秦天佑说，艾主任，叫艾主任来。

艾主任是乡办公室主任，五十有几，秃顶，近视眼。他战战兢兢走过来，轻声细语说，秦乡长找我有事？

秦天佑说，你把乡办公室记事本拿来，查一下县新农村教育办公室分配我乡什么人拉横幅、贴标语的记录。

艾主任唯唯诺诺，连忙把一个日记本和电话记录本拿来查找，说，没有。

段鹤皱眉说，蹊跷得很，乡里还不晓得这事，就叫县新农村教育办主任、县财政局孙候局长打电话到县新农村教育办公室，查查沙家河乡是谁负责这项工作的？

县财政局孙候局长说，不用查了！叫乡财政所长来。

一会儿，乡财政所所长曲谱满头大汗跑来，喜滋滋地问，孙局长找我？

财政局孙候局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是的，是我请你！我请你吃满汉全席！

曲谱笑着说，谢谢，不用客气！

孙候局长立刻乌珠进出，气冲牛斗，说，我叫你发糊！我叫你吃满汉全席，我是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曲所长苦笑说，孙局长，我晓得你不是请我吃什么席的，你有话慢慢说！

孙候局长说，我问你，你是怎么分派拉横幅、贴标语的事的？